

· 世界名著典藏 ·

巴黎圣母院 茶花女

〔法〕维克多·雨果◎著 〔法〕亚历山大·仲马◎著
小颀◎译

大师笔法，触动无限喜与悲 风格迥异，引发更多思和悟

《巴黎圣母院》是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第一部大型浪漫主义小说。《茶花女》是第一部被引入中国的西方文学名著。两部“第一”巨作着重表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怀、宽容与尊重，体现了人性的爱，是流传百年的不朽经典，世界读者百读不厌的畅销书。



中國華僑出版社

· 世界名著典藏 ·

巴黎圣母院 茶花女

〔法〕维克多·雨果◎著 〔法〕亚历山大·仲马◎著
小願◎译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黎圣母院 / (法) 维克多·雨果著; 小颀译. 茶花女 / (法) 亚历山大·仲马 (Alexandre Dumas.fils) 著; 小颀译.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6.8

ISBN 978-7-5113-6239-1

I. ①巴… ②茶… II. ①维… ②亚… ③小… III. ①长篇小说—小说集—法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99803号

巴黎圣母院 茶花女

著 者: [法] 维克多·雨果 [法] 亚历山大·仲马

译 者: 小 颀

出版人: 方 鸣

责任编辑: 浦 约

封面设计: 中英智业

文字编辑: 媛 媛

美术编辑: 北京东方视点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1020mm × 1200mm 1/10 印张: 36 字数: 696千字

印 刷: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年10月第1版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3-6239-1

定 价: 59.80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达大厦3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发行部: (010) 88866079 传 真: (010) 88877396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前 言

在法兰西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 19 世纪这样动荡不安，也没有一个时代能在文学方面取得像 19 世纪这样辉煌的成就。《巴黎圣母院》和《茶花女》便是这段时期内涌现的两部杰出代表作。

《巴黎圣母院》是维克多·雨果的杰作。雨果诞生于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烽烟四起之际，是 19 世纪前期浪漫主义文学运动领袖，法国文学史上卓越的文学大师，被称为“法兰西的莎士比亚”。其创作的主导思想是人道主义。雨果一生写过多部作品，包括 26 卷诗歌、20 卷小说、12 卷剧本、21 卷哲理论著等，代表作《巴黎圣母院》和《悲惨世界》。而《巴黎圣母院》是真正奠定雨果不朽文学地位的伟大著作。

《巴黎圣母院》通篇体现着人道主义的情怀，它无情地揭露禁欲主义思想对人的腐蚀和毒害，具有强烈的反封建、反宗教色彩。小说以弗洛罗在圣母院钟楼上手刻的“宿命”两字为开端，探讨这痛苦的灵魂为何一定要把这个罪恶的或悲惨的印记留在古老教堂的额角上之后才肯离开人世。另一方面，小说中又处处体现着浪漫主义的意味，书中的一切都可以用“奇异”二字来概括：选举丑大王的狂欢节、奇迹宫丐帮的夜生活、聋子法官开庭制造冤案、敲钟人飞身救美女、行刑场上母女重逢又死别、卡西莫多的复仇和成亲，这些场面虽然不像乞丐帮攻打圣母院那样壮观，但是同样奇异，甚至催人泪下。书中的人物一个个栩栩如生：像纯真美丽的爱斯美拉达、三分像人七分像鬼而心地善良的卡西莫多、人面兽心阴险毒辣的宗教鹰犬弗洛罗、手挥长柄大镰横扫羽林军的乞丐王克洛班等等，他们的身世和经历都是奇异的，但是又像史诗中的人物，比真人实事更鲜明，具有令人信服的一种魔力。

如果说《巴黎圣母院》是反映广阔的社会历史现实的大手笔，与之相反，很多时候，人们提起通俗小说难免会不屑一顾，觉得与那些严肃、艰难的纯艺术作品相比，它们似乎难登大雅之堂。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它们在构建大多数人的精神家园方面，起着高雅艺术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在这方面，小仲马发表于 1848 年的成名作《茶花女》，无疑是通俗文学在 19 世纪的最大收获。

《茶花女》是小仲马对自己情感经历的忏悔书。它以女主人公玛格丽特的生活经历为主线，成功塑造了一位生动、鲜明的女性的艺术形象：美丽、聪明，善良又充满热情，虽沦落风尘，却依旧保持着一颗纯洁、高尚的心灵。该书一经出版就轰动了整个法国，使小仲马一举成名。尽管上流社会恼怒地批评这本书渲染妓女生活“堕落”、“下流”，但更多的人则被其真切感人的故事所征服。玛格丽特的悲惨命运，她灵魂深处的悲号，以及男主人公阿尔芒痛彻肺腑的悔恨，都强烈地打动了读者的心弦。

《茶花女》率先把一个混迹于上流社会的风尘女子纳入文学作品描写的中心，开创了法国文学“落难女郎”系列的先河。而作者关注社会问题的倾向，对 19 世纪后半叶欧洲写实主义问题小说的产生，对于写实性风俗剧的潮起，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而且作品洋溢



着浓烈的抒情色彩和悲剧气氛，更使得作品充满了感人至深的艺术魅力，使人不忍释卷。后来，小仲马又把小说改编为剧本，上演后出现了剧场爆满，万人空巷的盛况，验证了原著巨大的成功。

本书是帮助读者阅读世界优秀的文学的范本之作。我们正是循着法兰西文学发展的脉络，精心编选分别代表着不同风格流派的小说佳作，力求在有限的篇幅中将各自独立又相互映衬的两部经典作品一同呈现，使读者不仅能了解 19 世纪法兰西文学的概貌，感受世界文学名著无穷的艺术魅力，又能为我国读者打开一道进入世界文学殿堂的大门，而且由此将读者引向一个更为广阔、有益的文学天地。

目 录

巴黎圣母院

第一卷	2
第一章 大厅	2
第二章 彼埃尔·格兰古瓦	9
第三章 枢机主教大人	14
第四章 雅克·科伯诺尔老板	17
第五章 卡西莫多	21
第六章 爱斯美拉达	25
第二卷	26
第一章 从沙里勃德到西拉	26
第二章 河滩广场	28
第三章 以德报怨	29
第四章 夜盯美人梢，必有麻烦事	34
第五章 麻烦接踵而至	36
第六章 摔破的瓦罐	37
第七章 新婚之夜	47
第三卷	52
第一章 圣母院	52
第二章 巴黎鸟瞰	56
第四卷	67
第一章 好心人	67
第二章 克洛德·弗洛罗	69
第三章 放牧怪兽者其状益怪	71



第四章	狗和它的主人	75
第五章	回头再说克洛德·弗洛罗	75
第六章	不得人心	78
第五卷	79
第一章	圣马丁修道院长老	79
第二章	这个将要杀死那个	84
第六卷	90
第一章	公正一瞥古时如何审案	90
第二章	老鼠洞	95
第三章	一块玉米发酵饼的故事	97
第四章	一滴眼泪回报一滴水	107
第五章	糕饼故事的结局	111
第七卷	112
第一章	对山羊吐真情实在危险	112
第二章	教士和哲学家区别分明	119
第三章	钟	124
第四章	命 运	125
第五章	两个黑衣人	132
第六章	当街骂七声，后果难预测	135
第七章	妖 僧	138
第八章	临河的窗子的用途	142
第八卷	146
第一章	埃居变成枯叶	146
第二章	埃居变成枯叶（续）	151
第三章	埃居变成枯叶（续完）	154
第四章	“进此门者，放弃了一切希望。”	155
第五章	母 亲	162
第六章	三个男人不同心	165
第九卷	173
第一章	昏热	173
第二章	驼背，独眼，瘸腿	179
第三章	聋子	181
第四章	粗陶与水晶	182

第五章	红门的钥匙	188
第六章	红门的钥匙 (续)	189
第十卷	191
第一章	贝尔纳丹街上格兰古瓦的妙策接二连三	191
第二章	您就当无赖汉吧	196
第三章	欢乐万岁!	198
第四章	好心帮了倒忙	201
第五章	法兰西的路易阁下的诵经室	210
第六章	小刀闲游	225
第七章	沙朵佩赶来救援	226
第十一卷	227
第一章	小 鞋	227
第二章	美丽的白衣女郎	243
第三章	腓比斯结婚	247
第四章	卡西莫多结婚	248

茶 花 女

第一章	250
第二章	252
第三章	255
第四章	258
第五章	262
第六章	266
第七章	270
第八章	275
第九章	279
第十章	289
第十一章	294
第十二章	298
第十三章	302
第十四章	306
第十五章	309



第十六章	313
第十七章	316
第十八章	319
第十九章	322
第二十章	325
第二十一章	329
第二十二章	333
第二十三章	337
第二十四章	342
第二十五章	351

第一章

我确信只有悉心研究过人本身，才能塑造人物，正如只有认真地学习过一种语言，才会讲这种语言一样。

我还没有达到笔下生花的年龄，我只好满足于平铺直叙。

我恳请读者相信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故事中的所有人物，除了女主人公以外，至今还活在人世。

另外，我在这里搜集的大半材料，在巴黎有一些见证人，倘若我的证据不够的话，他们可以作证。出于特殊的机会，唯独我才能将这个故事实录下来，因为只有我了解得巨细无遗，不然的话，无法写出一部兴味盎然的完整故事。

下面谈谈我是怎样了解这些详情的。

一八四七年三月十二日，我在勒斐路看到一张黄色的大幅广告，宣布要拍卖家具和贵重古玩。这次拍卖是在物主过世以后举行的。广告没有提到死者姓名，拍卖要在十六日从正午到下午五点钟，于安泰街九号举行。

广告另外写明，在十三日和十四日，可以参观这套公寓和家具。

我一向是古玩爱好者。我决心不能坐失良机，即令不买，也要饱个眼福。

第二天，我来到安泰街九号。时间还早，但是公寓里已经有参观者，也有女的；虽然她们身穿丝绒服装，披着开司米围巾，门口还有华丽的四轮轿式马车在等候，但她们都惊讶地、甚至赞赏地观看着展现在她们眼前的奢华陈设。

不久，我就明白她们缘何这样赞赏和惊讶了。因为我也开始观察，很容易就发现，我正待在一个靠情人供养的女人的公寓里。可是，上流社会的妇女渴望看到的，正是这些女人的内室：这里恰巧有一些上流社会的妇女，这些靠人供养的女人拥有的华丽马车，每天在贵妇人的马车上溅上泥浆；她们跟贵妇人一样，在歌剧院和意大利剧院订有包厢，坐在贵妇人的隔壁；她们在巴黎恬不知耻地炫耀她们的天资国色、珠光宝气和荡检逾闲。

我参观的这个公寓的女主人已经故去：因此连最贞洁的女人都可以长驱直入，来到她的卧室。死神已经净化了这个富丽堂皇的藏污纳垢之地的空气。再说，如果有必要的话，她们的托词是，她们要来参加拍卖，不知道来到谁家。她们看到了广告，想来参观一下广告推荐的东西，预先作些挑选而已；没有比这更普通的事了；这并不妨碍她们在所有这些奇珍异宝中，寻找这个交际花的生活痕迹；不消说，别人已经告诉过她们有关这个交际花的异乎寻常的故事了。

不幸的是，秘密已随同这个女神一起逝去，不管这些贵妇人有多么良好的愿望，她们只能得到死者身后要拍卖的物品，却丝毫发现不了女房客在世时操皮肉生涯的迹象。

再说，有的东西值得一买。陈设华丽，布尔制作的玫瑰木家具，塞弗尔和中国的花瓶，萨克森的小塑像、绸缎、丝绒和花边绣品，应有尽有。

我在公寓里信步而行，跟随着比我先来的好奇的贵妇。她们走进一个蒙着波斯墙布的房间，我正要去也走进去，这时她们却几乎随即笑着退出来，仿佛羞于这次新的猎奇。我反而更加强烈地想踏入这个房间。这是梳妆室，摆满了最精致的玩意儿，死者的挥霍似乎从中发展到

顶点。

靠墙有一张宽三尺、长六尺的大桌子，阿克卡和欧蒂昂制作的各种珍宝在上面闪闪发光。这是一套洋洋大观的收藏。这千百件物品对于置身这间内室的这样的女人来说，是她梳妆打扮必不可少的：其中没有一件不是金器就是银器。然而这些收藏显然只能逐渐地罗致，而且不是同一个情夫所能搜罗齐全的。

我目睹一个由情人供养的女人的梳妆室，并未感到心中不悦；无论什么东西，我都饶有兴味地细察一番。我发现，所有这些巧夺天工的用具，都镌刻着不同的姓氏开头字母和形形色色的冠冕。

我望着所有这些物品，每一样都无异向我描绘出这个可怜姑娘的一次肉体出卖。我想，天主对她是宽宏大度的，因为天主没有让她遭到通常的那种惩罚，而是让她不到晚年，依然如花似玉，在奢华中死去：对这些交际花来说，年老色衰可谓第一次死亡。

实际上，还有什么比堕落生活的晚年——尤其是在女人身上——更为惨不忍睹的呢？这样的晚年没有尊严可言，丝毫引不起别人关心。这样抱恨终生，并不是追悔误入歧途，而是悔恨一再失算和用钱不当，这是人们能够听到的最使人悲伤的遭遇之一。我认识一个曾经风流一时的女人，过去的生活只给她留下一个女儿，用她同时代人的话来说，她的女儿几乎同她母亲年轻时一样漂亮。这个可怜的孩子，她的母亲从来没有对她说过：“你是我的女儿，”反而要她自己养老，就像做母亲的曾经把她抚养大那样。这个可怜的女子名叫路易丝，她听从母亲的心愿，毫无选择、毫无热情、毫无乐趣地委身于人，仿佛别人考虑要她学会一种职业，她就从事这种职业一样。

连续不断地耳满目染堕落的生活，而且过早地沉湎于堕落生活，加以这个姑娘常年不断病歪歪的身子要维持这种生活，这一切毁掉了她身上对善与恶的理解；天主也许给了她这种理解能力，但是没有人想过要发展它。

我会始终记得这个少女，她几乎天天在同一时刻走过大街。她的母亲经常陪伴着她，如此持之以恒，如同一个真正的母亲陪伴她亲生的女儿一样。那时候我还年轻，决意接受我那个时代轻佻的风尚。我记得，看到这种引起议论的监视，使我产生蔑视和厌恶。

除此以外，任何处女的脸上，都不会有这样一种天真无邪的情态和这样一副忧郁而痛苦的表情。

简直可以说，这是屈从女郎的面孔。

有一天，这个姑娘的面孔豁然开朗了。在她母亲一手包办的堕落生涯里，这个女罪人觉得天主已准许她获得幸福。说到底，把她塑造成如此软弱无力的天主，为什么让她在痛苦的生活重负下得不到慰藉呢？终于有一天，她发现自己怀孕了，她身上还有的圣洁思想，使她欣喜得战栗。心灵有一些古怪的避难处所。路易丝跑去告诉母亲这个使她大喜过望的消息。这是难以使人启齿的事，但是，我们不是在这里随意编造伤风败俗的故事，我们是在叙述一件真人真事。如果我们认为不必时不时地透露这些女人的苦难，那么闭口不谈也许会更好一些。人们谴责这些女人，又不听她们申诉，蔑视她们，不给她们公正的评价。我们说难以启齿，但是做母亲的回答她的女儿，她们两个人已经不太够花销，三个人就更入不敷出了，再说，这样的孩子一无用处，怀孕是白白地丢掉时间。

第二天，一个助产婆——我们暂且把她看作姑娘母亲的朋友——来看路易丝；路易丝卧床数日，复原后比先前更苍白，更虚弱。

三个月以后，有个男子对她心生怜悯，设法要恢复她的身心健康；可是这最后一次打击太厉害了。路易丝由于流产，后果严重，不治而逝。

她的母亲还在人世：情况怎么样？只有天知道！



正当我凝视那些银匣的时候，这个故事便来到我的脑际。在我沉思凝想时，看来过了相当一段时间，因为屋子里只剩下我和一个看守人，他在门口留心察看我不是在偷窃。

我走近这个老实人，我已使他惴惴不安。

“先生，”我对他说，“您可以告诉我住在这里的人是什么名字吗？”

“玛格丽特·戈蒂埃小姐。”

我知道这个姑娘的名字，并且有一面之交。

“怎么！”我对看守人说，玛格丽特·戈蒂埃去世了？”

“是的，先生。”

“什么时候去世的？”

“我想，在三个星期以前吧。”

“为什么让人来参观她的公寓呢？”

“那些债权人认为这样做只会提高拍卖价。买主可以预先看看这些织物和家具给人的印象：您明白，这样能促进购买。”

“那么说，她负债了？”

“噢！先生，一大笔债。”

“不过，拍卖大概能还清债务吧？”

“还有得多呢。”

“那么，多下来的钱归谁呢？”

“归她的家属。”

“这样说，她有个家？”

“看来有。”

“谢谢，先生。”

看守人摸清了我的来意后放心了，对我行了个礼，我走了出去。

“可怜的姑娘！”我在回家的时候心里想，“她必定死得很惨，因为在她那个圈子里，只有身体健康才会有朋友。”我不由得同情起玛格丽特·戈蒂埃的命运。

在许多人看来，也许这显得荒唐可笑，但是我对烟花女子是无限宽容的，而且我甚至犯不着为这种宽容去争辩。

有一天，我去警察局领取护照，看见旁边一条街上有两个宪兵押走一个妓女。我不晓得这个妓女做了什么事。我所能说的是，她抱着一个几个月的婴儿，哭得泪如雨下，因为逮捕她，母子就要骨肉分离，从这天起，我再也不会刚一见面便对一个女人显出蔑视了。

第二章

拍卖在十六日举行。

在参观和拍卖之间有一天间歇，这是留给挂毯工人拆卸帷幔、窗帘等饰物的时间。

那时节，我刚刚旅行归来。一个人回到消息灵通的首都时，他的朋友们总是会告诉他一些重要新闻；但是没有人把玛格丽特的去世当作要闻告诉我，这也是相当自然的。玛格丽特风致楚楚，可是，这些女人讲究的生活越是引起街谈巷议，她们的过去便越是无声无息。她们犹如某种星球，黯淡无光地升起又落下。倘若她们年纪轻轻便夭折了，她们所有的情人便会同时获



悉。因为在巴黎，一位名妓的所有情人几乎都融洽无间。你一言我一语地回忆起她的事，彼此照旧继续生活下去，这件事丝毫不会打乱他们的生活，他们甚至不洒一滴眼泪。

今天的人到了二十五岁，掉眼泪就变得非常少见，以致不可能对随便什么女人抛洒同情之泪。至多是对花过钱的双亲，由于曾花钱养育过自己，才会得到几滴眼泪。

至于我，尽管在玛格丽特的任何一只梳妆匣上，都没有以我的姓名首字母组成的图案，但是我刚才承认的那种出于本能的宽容和那种天生的怜悯，却使我对她的辞世久久不能忘怀，也许超过了她值得我如此缅怀的程度。

我记得时常在香榭丽舍大街遇到玛格丽特，她坐在一辆由两匹枣红色骏马驾辕的蓝色四轮轿式的小马车里，每天一准来到那里。那时我注意到在她身上具有一种她那一类人罕见的高贵气质，这种气质使她那真正不同凡响的美貌更添风采。

通常这些不幸的女子出门时，总是有人陪伴着。

这是由于任何男人都不情愿把自己同这种女人的夜夜恩爱公诸于众，加上这些女人害怕孤独，因此出门总是带着女伴。这些女伴的景况要差得多，没有自己的马车，而且大多是爱卖俏的老妇人，只是任凭怎么装扮，也无法显示出她们的俏丽。如果有人想知道她们所陪伴的女子的任何私情秘事，那么，完全可以不必顾忌地去向她们打听。

玛格丽特却不是这样。她总是独自坐车到香榭丽舍大街，冬天裹着一条开司米大围巾，夏天穿着非常素雅的连衣裙，尽量不惹人注目；尽管在这条她喜欢散步的大道上有不少熟人，她也只是偶尔对他们莞尔一笑，唯有这些人才能看到这种仿佛出自一位公爵夫人露出的微笑。

她并不像她所有的同行一向所做的那样，在圆形广场到香榭丽舍大街入口之间踟蹰。她的那两匹马常把她快速地拉到布洛涅园林。她在那里下车，漫步一个小时，然后登上双座四轮轿式马车，驱车疾驰回家。

以前我有时目睹过这些情景，如今依然历历在目，我痛惜这个姑娘的夭折，如同人们惋惜一件精美的艺术品毁坏了一样。

可是，不可能看到比玛格丽特更迷人的美女了。

她身材颀长而窈窕得有点过度，可是拥有精妙绝伦的才能，只要在穿着上稍加安排，就可以消除造化的这种疏忽。她的开司米围巾长可及地，两边露出丝绸连衣裙宽阔的边饰。厚厚的手笼藏住她的手，紧贴在胸前，四周围满了褶裥，做工非常精巧，以致眼光无论怎样挑剔，也无从指责线条的曲折。

她的头异常秀美，经过精心修饰，显得小巧玲珑，就像缪塞所说的那样，她的母亲似乎有意把它生成这样，便于细心打扮。

在一张艳若桃李的鹅蛋脸上，嵌着两只黑眼睛，黛眉弯弯，活像画就一般；这双眼睛罩上了浓密的睫毛，当睫毛低垂的时候，仿佛在艳红的脸颊上投下了阴影；鼻子细巧、挺秀，充满灵气。由于对肉欲生活的强烈渴望，鼻翼有点向外张开；嘴巴匀称，柔唇优雅地微启时，便露出一口乳白色的皓齿；皮肤上有一层绒毛而显出颜色，犹如未经人的手触摸过的桃子上的绒衣一样。这就是这张迷人的脸庞的全貌了。

黑玉般的头发，不知是不是天然鬋曲的，在额前分披成两大辮，消失在脑后，露出两个耳重，两只钻石耳环闪烁有光，每只价值四五千法郎。

玛格丽特虽过着纵欲的生活，但她的面容却呈现出处女的神态，甚至带着稚气的特征，这点难免令人纳闷。

玛格丽特自己有一幅出色的肖像画，它出自维达尔的手笔，也唯有他的画笔，才能把她画得如此活灵活现。在她故世以后，有几天，这幅画曾在我手里。肖像画画得确实维妙维肖。对往事的记忆也许会有疏漏，而这幅画却能给我提供不少情况。



这一章叙述的详情，有一些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不过我将在下文一一照录，免得开始讲述这个女子的轶事时，再回过头来提及。

每逢剧场首演，玛格丽特场场必到。每天晚上，她都在剧场或者舞厅里度过，每逢上演新戏，十拿九稳可以在剧场里看到她。她有三样东西总不离身：她的观剧望远镜、一袋糖果和一束茶花，而且总是放在底层包厢的前栏上。

这些茶花一个月里有二十五天是白色的，而另外五天带的则是红色的；从来没有人洞悉这种颜色变化的缘由，我不知其所以然。她经常光顾的那些剧院的常客，还有她的朋友们，都像我一样注意到这一点。

除了茶花以外，谁也没有见过玛格丽特带来别的花。因此，在她常去的巴尔荣夫人的花店里，有人终于给她起了个茶花女的绰号，这个绰号一直保留了下来。

另外，如同所有在巴黎某个圈子里生活的人一样，我知道玛格丽特做过一些风流倜傥的年轻人的情妇。对此，她毫不隐讳，他们也自吹自擂，这就表明这些情夫和他们的情妇彼此心满意足。

可是，据说有一次从贝尼尔旅游回来以后，有近三年的时间，她只跟一个外国老公爵生活在一起。这位老公爵富可敌国，千方百计要她摆脱以往的生活，而且看来她也心甘情愿地听此人摆布。

关于这件事，别人是这样告诉我的：一八四二年春天，玛格丽特身衰体弱，大为变样，医生们吩咐她到温泉去。于是她动身来到贝尼尔。

在那里的病人中间，就有那位公爵的女儿，她不仅生着同样的病，而且跟玛格丽特的脸长得极为相像，以致别人都把她俩看作两姐妹。只不过公爵小姐的肺病已经到了第三期，玛格丽特来到后没几天，她就撒手人寰了。

正如有些人总想多待在埋葬着亲人的土地上一样，公爵也一直留在贝尼尔。一天上午，他在一条小径的拐角上望见了玛格丽特。

他仿佛看到女儿的亡灵掠过，便朝她走去，抓住她的手，泪流满面地拥抱她，也不打听她是谁，只恳求能够允许见到她，把她当作他逝去的女儿活着的影像来热爱。

玛格丽特只跟她的侍女来到贝尼尔，再说她也毫不担心玷污名声，便慨然允诺公爵的要求。

在贝尼尔，有人认识玛格丽特，他们专诚来拜访公爵，告诉他戈蒂埃小姐的真正身份。对老人来说，这是当头一棒，因为这一来就再也谈不上跟她女儿相似了，可是为时已晚。年轻女子已经成为他心灵中的一种需要，成为他生活下去的唯一借口和唯一理由。

他毫不责备玛格丽特，也没有权利这样做，但是他问玛格丽特，她是否能改变生活，他愿意弥补这种损失，她要什么补偿都可以。她答应下来。

需要说明的是，玛格丽特生性热情奔放，当时正在患病。她觉得以往的生活是她患病的主要原因之一。出于一种迷信的想法，她希望天主留给她美貌和健康，以换取她的悔改和皈依。

果然，夏末来临的时候，由于常洗温泉澡，散步，疲惫的恢复和充足的睡眠，她差不多恢复了健康。

公爵陪伴玛格丽特回到巴黎。他仍像在贝尼尔一样，时常来探望她。

他们这种关系，别人既不了解真正的起因，也不了解真实的缘由，所以在巴黎引起巨大的轰动。因为公爵以家财万贯而著称，如今又以挥金如土而闻名遐迩。

大家把老公爵同年轻女子的亲密关系，归之于老富豪常有的贪淫好色。什么都猜测到了，真情却除外。

然而，这个父亲般的老人对玛格丽特的感情，起因非常圣洁，除了心灵相通之外，任何其

他关系在公爵看来都是乱伦，他从来没有对玛格丽特讲过一句他女儿无法入耳的话。

我们根本不想把女主人公写成不同于她本来面目的模样。因此，我们要说，只要她待在贝尼尔，她对公爵许下的诺言是不难遵守的，她已经践了约；但是，一旦返回巴黎，这个习惯于放荡生活、舞会、甚至狂饮滥喝的姑娘，便觉得她的孤独只有公爵定期来访才打破一下，不免烦闷得要命，以往生活的热流同时掠过她的头部和心房。

要补上一句，玛格丽特从这次旅游回来之后，比先前格外漂亮。她时年二十，病有起色，但是没有根除，正在继续激发她的狂热欲望，这种欲望几乎总是肺病引起的结果。

公爵的朋友们坚持认为，公爵跟玛格丽特来往有损声誉。他们不断地监视，想抓住她的一件丑事。一天，他们前来告诉公爵，并向他证实，一旦玛格丽特看准了公爵不来看她，她便接待客人，而且拜访常常延续到第二天。这些话使公爵感到钻心地痛苦。

玛格丽特受到盘问时，向公爵承认了一切，还毫不隐讳地劝告他不要再照顾她了，因为她觉得自己没有力量遵守许下的诺言，而且她不愿意再接受一个受她欺骗的男人的恩惠。

公爵有一个星期没有露面，他能够做的仅限于此。第八天，他来恳求玛格丽特继续跟他来往。他答应，只要能够见到她，她爱怎样做他都能忍受。他还向她起誓，即使他为此而一命呜呼，他也决不责备她一句。

这就是玛格丽特返回巴黎三个月以后，亦即一八四二年十一月或者十二月发生的事。

第三章

十六日下午一点钟，我来到安泰街。

一到能通车辆的大门口，就听到拍卖估价人的喊叫声。

公寓里挤满了好奇的人。所有的名妓花魁都莅临了，有几位贵妇在偷偷地打量她们。这些贵妇又是借口参加拍卖，以便名正言顺地就近看看自己从来没有机会与之相聚的那些女人；也许她们暗地里在艳羨这些女人轻佻放荡的享乐呢。

德·F公爵夫人跟A小姐擦肩而过；A小姐是当今交际花中最为时乖运蹇的女子之一。德·T侯爵夫人迟疑不定，是不是把D夫人在抬价的一件家具买下来；D夫人是当代最风流、最著名的荡妇。德·Y公爵在马德里被看作在巴黎破了产，而在巴黎被看作在马德里破了产，但说到底，他连最低的收入都没有花完呢。他一面在跟M太太谈话，一面在跟德·N夫人互递媚眼；M太太是一位才智横溢的短篇小说女作家，她不时想把自己所讲的事写下来，并且签上名字。漂亮的德·N夫人喜欢在香榭丽舍大街散步，几乎总是身穿粉红或者蓝色衣服，她的马车由两匹高大的黑马驾辕，托尼出价一万法郎把这两匹马卖给她，……她如数付款。最后还有R小姐，她全凭自己的才智达到如今的地位，这使那些靠嫁妆炫耀的上流社会妇女自愧弗如，更使那些靠爱情谋生的其他女人难望项背。她不顾天寒地冻，前来购买一些物品，而盯住她看的人也为数不少。

麇集在这个客厅里的许多人的姓名开首字母，我们还可以一一罗列出来，他们非常惊讶会汇聚一堂；可是，我们担心这样做会使读者厌烦。

只消说一句，当时人人都显得欢天喜地似的，而在场的所有女人中间，有许多人认识死者，却好像并不怀念故人。

大家笑声朗朗；拍卖估价人声嘶力竭地叫喊；占满拍卖桌前长凳上的商人们，徒劳地力图





叫大家安静，好让他们安安稳稳地做买卖。比这更加杂乱喧闹的聚会似乎还不曾有过。

我谦卑地溜到这令人悲哀的嘈杂纷乱的场地中。我想象着，这幅情景竟发生在这个可怜的女人咽气的房间附近。如今拍卖她的家具，却是为了偿付她的债务。我与其说是来买东西，不如说是来观察的。我注视着那些从事拍卖的商人的面孔，每当一件物品叫到他们料想不到的价钱时，他们就喜笑颜开。

那些在这个女人的卖笑生涯上搞过投机，在她身上大赚了一笔，在她临终时刻拿了贴着印花的借据来纠缠不休，她死后又来收取他们冠冕堂皇的帐款和卑鄙可耻的贷款利息的人，真是谦谦君子啊！

古人认为商人和盗贼信仰同一个天主，他们真是言之有理！

连衣裙，开司米披巾，首饰，快得令人难以相信地拍卖掉了。没有一样东西我看得中，我一直等待着。

突然我听到喊声：

“一本书，装帧精美，书边烫金，书名：《玛依·莱斯科》，扉页上有题字：十法郎。”

“十二法郎，”沉默良久之后，响起一个声音。

“十五法郎，”我说。

为什么我报出这个价钱呢？我一无所知。大概是为了那些题字吧。

“十五法郎，”拍卖估价人再叫一遍。

“三十法郎，”第一抬价的人说，口气好似藐视别人再加价。这一下就变成一场争夺了。

“三十五法郎！”于是我用同样的声调叫道。

“四十法郎。”

“五十法郎。”

“六十法郎。”

“一百法郎。”

我承认，如果我想引人注目的话，那么我已经完全做到了，因为在这样抬价的时候，全场鸦雀无声，大家望着我，想知道这位看来一心一意要得到这本书的先生是何许人。

看来，我最后一次叫价的口气镇住了我那位竞争对手：于是他宁愿放弃竞争，这场竞争却使我花了十倍的价钱买下这本书。他欠了欠身，虽然做得晚了一些，但是他仍然非常温文尔雅地对我说：

“我拱手相让，先生。”

由于没有人再抬价，书就拍卖给了我。

因为我担心别人再一次执拗地抬价，而我的自尊心也许会坚持应战，可是我囊中羞涩，因此我请人记下我的名字，把书留在一边，然后我下了楼。我肯定让目睹这个场面的人大费思索，他们无疑会纳闷，此人出于什么目的花费一百法郎来买一本书，这本书到处可以买到，至多花十个或十五法郎。

一小时以后，我派人去取我的这本书。

扉页上赠书人用羽笔写下挺秀的题辞。题辞只有这么几个字：

玛依对玛格丽特

丢人现眼

下面署名：阿尔芒·迪瓦尔。

“丢人现眼”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

据阿尔芒·迪瓦尔先生看来。玛依是不是承认玛格丽特在放荡或者情感方面要略胜一筹



呢？或许后一种理解更为贴切。因为前一种理解，直率得无礼，不管玛格丽特怎样自惭形秽，也不会接受。

我又出门去了，直至晚上临睡时，我才顾到这本书。

诚然，《玛依·莱斯科》是一个动人的故事。我熟悉书中的每一个情节，但每当我重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对这本书的好感总是使我手不释卷。我翻开书，又一次同普莱服神父笔下的女主人公生活在一起。这位女主人公呼之欲出，我仿佛认识她似的。在此时新的情况下，将她与玛格丽特作一对比，这给我阅读这本书增添了始料不及的魅力。出于对这个可怜姑娘的怜悯，甚至是喜爱，我越发宽容她了。这本书就是我从她那里得到的遗物。玛依确实死在荒漠里，可这是在对她鹣鹣情深的男子怀里断气的。玛依辞世之后，他给她挖了一个墓穴，滔滔热泪洒落在她身上，也把自己的心理葬在墓中。而玛格丽特呢，她像玛依一样是个有罪的人，或许像玛依一样皈依宗教了。倘若一定要相信我亲眼所见的情况，她是死在奢华的环境里的。她僵卧在她往昔的床铺上，也躺卧在这个心灵的荒漠中；这个荒漠，比埋葬玛依的荒漠更干燥，更广袤，更无情。

我从几个了解她弥留之际情况的朋友那里得知，玛格丽特在她长达两个月的痛苦而缓慢的临终期间，看不见谁到她床边给她真正的安慰。

随后，我的思路从玛依和玛格丽特转到我认识的其他女人身上，我看到她们唱着歌，走向几乎总是亘古不变的死亡。

可怜的女人啊！如果爱上她们是一种过错的话，那么至少应该同情她们。你们同情从未见过阳光的盲人，从未听见过大自然和音的聋子，从来不能表达自己心灵之声的哑巴。而在那种假惺惺的廉耻的借口下。你们却不愿同情这样的心灵失明，灵魂重听和良心哑巴。这些残疾，使病痛中的不幸女人发狂，使她无限忧伤地感受不到善良，听不到天主的声音，更无法表达对爱情和信仰的纯洁语言。

雨果塑造了玛丽翁·德洛尔姆，缪塞塑造了贝尔纳蕾特，大仲马塑造了费尔南特。历代的思想家和诗人都把仁慈奉献给烟花女。有时一位伟人用他的爱情，甚至用他的姓名，为她们恢复名誉。我所以如此强调这一点，那是因为，在以后会来看我这本小说的读者中间，也许有很多人准备把这本书看完。他们担心所看到这本书的内容，是在为邪恶和卖淫辩护；而且该书作者的年龄，更会助长人们产生这种疑虑。但愿这样想的人会改变初衷，如果仅有这点担心阻拦住他们的话；但愿他们能继续看下去。

说句实话，我信奉如下这个原则：对于没有受过善良陶冶教育的女子，天主几乎总是敞开两条通向善良的道路：一是痛苦，一是爱情。这两条路很难跋涉；踏上这两条路的女人，往往双脚鲜血淋漓，双手撕裂裂口，但她们同时也在路旁的荆棘上，留下了恶行败德的华丽饰物，赤条条地到达目的地；在天主面前，赤身裸体用不着脸红耳赤。

凡是与这些大胆跋涉女子邂逅的人，都应该支持她们，并且不妨公开说，他们接触过这些女子。能将这件事公诸于众，实际上也就指出了道路。

当然不能天真地在人生道路的入口竖上两块牌子：一块是提示，上写“善之路”；另一块是警告，上写“恶之路”。也不能对那些来到入口的人说：“选择吧！”必须像基督那样，指出道路，把那些跃跃欲试的人从后一条路带往前一条路；尤其不应该让这些道路的开端过于令人痛苦，过于崎岖难行。

基督教关于浪子回头的精采寓言，目的在于劝告我们要宽大为怀，仁慈厚道。耶稣对那些深受情欲之害的人充满了爱，他致力于包扎他们的伤口，同时从伤口本身挤出治疗伤口的香膏。因此，他对玛特莱娜说：“你将得到宽恕，因为你的爱多，”崇高的宽恕，应该唤起崇高的信仰。